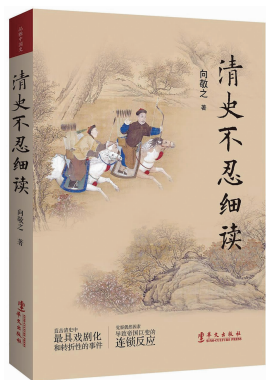


清史原来是这样的



《清史不忍细读》
向敬之
华文出版社
2019年10月

在时下流行的历史剧中，清宫剧占有很大的比例，这一方面是因为清朝离今天较近，很多事情看得比较清晰；另一方面，清朝流传的野史众多，为影视剧的创作者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。不过，这些清宫剧虽然拍得热闹，却大多追求离奇的情节，从而偏离事实，而一般观众则常常是通过清宫剧去了解清朝历史的，这就难免造成以讹传讹，乃至混淆历史真相。明清史学者向敬之的新著《清史不忍细读》，是一部志在还原清史细节的作品，作者通过翻阅大量的明清史料，阐明幽隐，抉发精微，从细微处发现清史的真相。

像所有的封建王朝一样，清朝开国的过程同样充满了血腥和杀戮，诸如代善对长子毁尸灭门，康熙九个儿子之间拉帮结派、明枪暗箭的“九子夺嫡”等等。出于故事的需要，一般影视剧大都会对这样的情节大肆渲

染，有时甚至凭空想象，编造事实——针对于其中张冠李戴、似是而非之处，向敬之在小心考证的基础上，一一进行了澄清与纠正，而对于那些尚未有明确结论的迷案，他则揆诸人情，合理推测，力求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真相。比如电视剧《太祖秘史》将叶赫老女虚构成东哥，与努尔哈赤爱得死去活来，甚至将剧中的“七大恨”演绎为以东哥未嫁给努尔哈赤为核心的内容，向敬之即明确指出戏是假的，史是实的，东哥真有其人，却与努尔哈赤无缘一面，至于二人之间的山盟海誓，更属于虚无乌有。

因为影视剧的传播，刘墉和纪晓岚的名字可谓家喻户晓——前者以刘罗锅的形象深入人心，后者则以铁齿铜牙、幽默诙谐广为人知，他们二人几乎成为清代清官的代名词。通过向敬之的解读，我们发现事实远不是那么回事，且不说刘、纪二人的形象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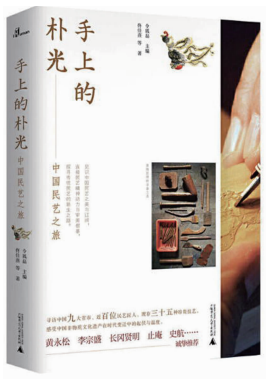
不像影视剧中所表现的那般高大全，甚至他们当时的身份，也并不像影视剧中所表现的那样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历史上的刘墉虽然没有留下什么恶名，却也只是一个装傻充愣、随波逐流的高级官员，他既没有跟和珅较量的斗志，还经常为官不为，懒政怠政；至于纪晓岚，虽然文名盛极一时，却不过是一个圆滑世故的御用文人，在政坛上插科打诨、谐谑调笑，才是他的拿手好戏。

事实上，向敬之虽然志在还原清史细节，但他并非单纯为还原而还原，而是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前提下提出自己的观点。仍然以东哥为例，作为政治联姻的牺牲品，尽管她在《太祖秘史》中留下了一个凄美的身影，但正像向敬之所说的那样：“一个在血腥杀戮中生存的女人是无助的，无法主宰自己弱如飘絮的命运，无法躲过后世关于红颜祸水的指责，更无法

享受后来电视剧凄美绝恋的虚构。”女真传统的婚姻习俗和价值观，只是牺牲女人作为政治交易品，以达到部落联盟或君臣齐心的政治目的。同样出于客观的考量，向敬之对于人物的评价也力求公允，在他笔下，林则徐、曾国藩固然多有缺点，和珅、慈禧也并非一无是处——非白即黑、非对即错不是评价人物的客观标准，金无足赤、人无完人才更符合现实生活中的

人物形象。
《清史不忍细读》是一部通俗读物，向敬之虽然采用了轻松幽默的方式讲述清史，但他的态度却是严谨的——书中既有精彩的细节，又不乏一定的学术趣味，既可当作正史去读，也更容易被一般读者所接受，这就使得他的文字具有了一种雅俗共赏的特质，在足以修正影视剧戏说清史的同时，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。
王淼

中国民艺，路在何方？



《手上的朴光》
佟狐磊(主编)
佟佳熹等(著)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2019年12月

许多悠久的民间艺术，散落各地，星星点点。《手上的朴光：中国民艺之旅》聚焦两处光源，一是江浙皖赣，二是云贵岭南。全书寻访中国九大省市、近百位民艺匠人、现存三十五种珍贵传统技艺，由《生活月刊》杂志原创团队采编完成。

宜兴紫砂壶、苏州缂丝、宣城宣纸、龙泉青瓷、杭州绸伞……这是江浙皖赣的风土与物事；剑川木雕、尼西黑陶、控拜银饰、绥德石雕、潮汕灯笼……这是云贵岭南的智慧与灵性。

它们全部都是时间的艺术，经历岁月的淘洗。凝视摄影者镜头下绽放的美，阅读撰稿者朴实而不失情感的讲述，我们难免为之心悅且折服，难免为它们的命运担忧且求索。

稍微了解民艺现状的人，都能体会复杂的心境滋味。民间技艺在诞生之初，并非为了艺术观赏，比如罗盘、湖笔、木活字印刷，主要是满足人们实际的用途。至于灯彩、竹篾、土布等，更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。审美是附加的价值。如今，它们都被称为艺术品，其中有些成为了文化遗

产，如此重视的同时，显露日渐远离现实生活的事实。

“这个徒弟还能待多久呢？”景德镇青花瓷艺人於彩云感叹。徒弟们总是不让她失望，年轻人来了，走了，能待久的少之又少。匠人们说起自己的行当，都是十分熟稔，一脸骄傲，这是他们一辈子的成就，随即涌来焦虑：将来，这手艺要传给谁呢？

民艺，确切地说，在从前，就是手艺。手把手地教，手把手地学，从徒弟到出师，慢慢地熬，日复一日，至少花上十几年，才能成为受人尊敬的师傅。在如今快节奏、高效率运转的社会大环境里，在付出难得回报或远远超过回报的情况下，我们不能苛责年轻人没有耐心。只靠情怀支撑，任何工作都无法长远。何况，师徒关系森严分明的等级规定，恐怕也是崇尚自由独立的年轻人很难接受的吧。有可观的收入，在平等的氛围里获得教益，是本能的愿望。

民间技艺衰落与逐渐消逝的根本原因，在于生活方式的变化。GPS这么厉害，还用得着罗盘来指示方向吗？

科学技术的进步，直接导致许多旧器退出了我们的生活领域，幸存的，大多也处境艰难，比如，西湖绸伞无法获得批量生产，也没有门市，原因很简单：没钱、没工人、没市场。制作一把正宗的绸伞，光是丝绸、竹子的成本就在一百多元，面对其他工艺粗糙但价格便宜的伞品，薄弱的竞争力导致西湖绸伞在市场规律面前举步维艰。

效益磨灭坚守，机器打败手工。难道，民艺注定日暮西山吗？有何理由求取人们为手工艺品的“高贵”而买单呢？现代科技不一定就是传统工艺的对手，两者结合可以产生正效应。

借助“非遗”和“传承人”这两块金字招牌，汪祖盼帮舅舅开了网站，通过QQ与电话卖罗盘。韦桃花依靠着儿子给她设计和发展店铺，马尾绣让这个普通的水族家庭拥有财富。贵州山区的控拜村民注册了“控拜商标”，成立了银匠协会，共奔小康。匠人龙太阳说得对：有市场有钱赚，谁都愿意学，只靠几个“传承人”和“大师”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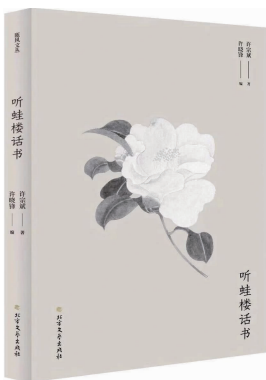
起不到什么实质作用的。

全书共五卷。前面四卷重在记录与讲述，卷五名为“为民艺带来新火的人”，是延伸的探讨。《汉声》努力推进民艺的文化创意产业，“无用”从民艺公益组织转化为社会企业，左靖的“碧山计划”，南朗、邱世杰等人的艺术履践，蔡任伟、陆斌等人的访谈摄制……新颖的设计与新潮的理念，让古老的民艺焕发青春。手艺所体现的稀有的价值与品位，构成了现代人对工业文明的自觉警醒，构成了我们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。

这些努力目前仍停留在小众的范围，尚未形成规模化与社会化。探讨民艺复兴，除了呼唤传承意识与保护机制之外，更要开拓新生之路。政府层面的引导和扶持是很重要的，要提升匠人的文化水平，也要吸引年轻人就业。要让“用之美”的意识重新回归大众。民艺的原初是“生活用品”，所以，应当把目光重新投向生活的内核，让手工艺作为审美的要素融入日常的器具，回到生活里来。

赵青新

空留纸上声自远



《听蛙楼话书》
许宗斌
北方文艺出版社
2019年8月

《听蛙楼话书》是许宗斌先生在多种文本中的文章精选，此项工作大致启动于十年之前，有近二十万字的篇幅，分为三辑，名之为“书事”“序跋”“品书”，真是篇篇可读，见识之高。

“书事”一辑中的十二篇文章，讲述书的故事，回望搜书、访书经历，如《少年子弟书书老》《旅途有味是搜书》《因为回忆而美丽》《永远的礼物》，都不是泛泛而谈的与书有关的故事，扎实、具体、真切、感人，这样有温度的文字，这样袒露书生心路的文字，凸显出一位毫无功利算计之心的读书人的凛凛风骨。他在《书之累》中提到了一名叫张捷者与李辉凡合著的书，许先生认为这样的书充满毒素，如同垃圾，要毫不留情地把它驱逐出境。许先生也多次提到刘心武误把黄庭坚的名句据为己有的大笑话，凡此种种，也说明了许先生读书行文的认真细致，路见不平的金刚怒目。许先生在《走读日记》中还提到31年前

他路经南京买过《基督教的起源》这本书，虽然惜墨如金，近乎流水账，但读起来还是倍感亲切，让人兴致盎然。

许宗斌先生的“序跋”一辑中，大致提到了二十种图书，多为自己作品的序跋，也有地方乡邦文献整理的总序，更有为同道文友古道热肠的文字，都是情真意切，起笔不俗。从这些文字中，既能看出许宗斌先生的人生经历，写作成就，为人处事，也能看出他的学问功底、视野胸襟。他多次提到洪禹平其人其事其文，洪禹平的人生际遇，他与林希翎的恩怨交织，不管真假，也算是一家之言，聊备一格，读来令人唏嘘。许宗斌先生还提到了吴玄，这个吴玄是否也在南京某高校留下过踪迹？如今在西子湖畔主掌一本文学刊物？但这一辑中，最为吸引我的还是许宗斌先生关于自己文本的序跋文字，这中间有他的审美取向、写作观念、价值立场。许宗斌先生

经历说不上坎坷，但也的确有跟着外公做油漆匠的经历，更有辗转于闽浙之间躲避追查的遭遇，因为一本图书在身而受到审讯的总体上还算是虚惊一场的人生体验。好在许宗斌先生还算是时代的幸运儿，得以有机会进入杭州大学中文系，这样的机会，在同代人中也并非人人都有，都能把握这样的机会呢。

最为令人激赏的或者说最能立体地展示许宗斌先生读书功夫的是“品书”部分。这样的遴选，当然囿于篇幅所限，只是许宗斌先生读书万卷的冰山一角，但就在这挂一漏万的展示之中，窥一斑而见全豹，足以显示出许宗斌先生读书的求疑精神与别具之眼。许宗斌先生也读《红楼梦》，但这里撷取的多是他读斋翁先生《随园诗话》的札记，共计四篇，都是持之有故摇曳多姿的好文章。而对于袁枚的浙江之行，许宗斌先生依据袁枚的文本

留存，但又有自己的贴切解读，并不给人以掉书袋或者敷衍成文之感。《古代名著里的乐清人》提到了王十朋，更提到了吴敬梓《儒林外史》中的匡超人，状元王十朋，居然被写进戏剧，演义编排，的确是很有意思的话题，《打金砖》不也是如此啊。《儒林外史》的匡超人是虚构人物，但许宗斌先生却就其籍贯入手，写出如许一篇不算翻案但却极为有趣的文章来，俏皮活泼，别开生面，令人耳目一新。许宗斌先生还提到了萧乾的《雁荡行》与郁达夫的《雁荡山的秋月》，将这两篇散文名作进行一番比较，不也是学院式的高头讲章啊。

空留纸上声自远。许宗斌先生已经驾鹤西去，但有他的公子为其整理文字，有热心的朋友为其张罗刊布，这也算是对许宗斌先生一生寄情文字嗜书林的一种抚慰与回馈吧。
雷雨